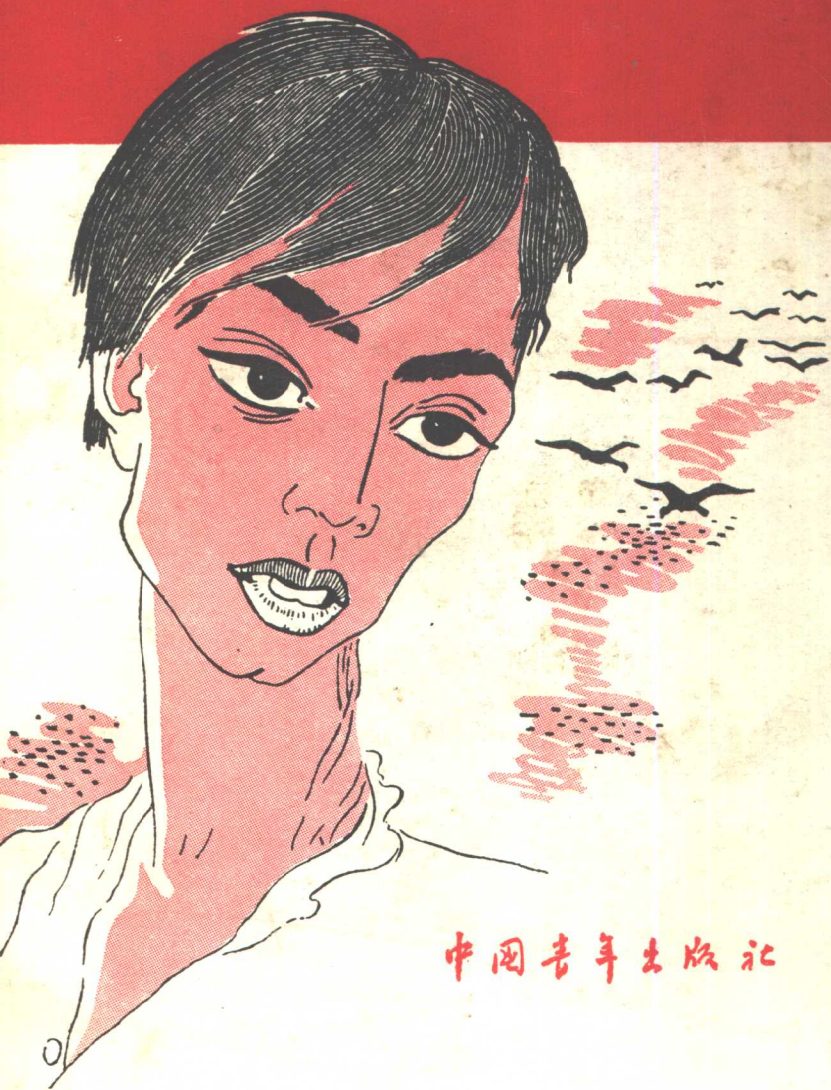


苦力

穆·拉·安納德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苦力

穆·拉·安納德著

施竹筠 嚴紹端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 701 文學 154

苦 力

著 者 [印度] 穆·拉·安納德

譯 者 施竹筠 嚴紹端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950×1168 1/32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11 3/4 插頁 5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280,000

印數 1—18,500

精裝本定價(6)一元六角六分 (內精裝本 5,000冊)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論安納德及其作品

蘇聯 杜比柯娃

穆克·拉吉·安納德是目前印度進步文學界一位傑出的作家，而印度進步文學可以誇耀於世的有如瑪尼克·班納濟，哈林德拉納特·查托巴迪雅亞，克立山·錢達爾，瓦拉托，阿里·沙達，賈福里等等具有才能的作家，他們的名聲都遠播到印度的國土以外。

安納德是一位作家、新聞記者和公衆活動家，是跟人民緊密聯系着的印度進步知識分子。他於一九〇五年生於印度西北邊省的白沙瓦城。他的父親原是一位旁遮普金屬雕刻師，以後變成了正式軍人。因為隨着父親所在的部隊到處流動，使得年幼的安納德對他的同胞們——印度的工匠、工人、軍人和農民們有了認識。他在少年時代親自看見的貧窮的慘象、農民對土地的渴望、奪去千百萬人性命的災荒——所有外國資本的統治以及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封建殘餘勢力統治的悲慘結果，使他在那時候就會經仔細想過：他要怎樣才能够幫助那些受苦和受壓迫的人們。

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是形成當時印度進步青年的政治觀點的兩個決定性因素。安納德以後曾經寫道：俄國無產階級的勝利，證明了人們能够改變自身的生活，從而有力地打擊了印度所流行的逃避主義的「命運」觀念。「新的鬥爭遠景，新的地平綫，已在我的朋友們和我自己的面前顯露，使我們也能够將我們自身和我們的人民從舊生活

5415407

的支配裏解放出來。」

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的革命運動被鎮壓下去了。當時安納德還是一個青年，極力想對政局有一種深切的理解，想認清未來鬥爭的道路，於是他轉而研究社會科學。一九二五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勞遮普大學，接着到英國深造。他在英國研究哲學、文學和藝術。一九二九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最初寫的關於藝術文學的作品波斯繪畫、印度教的藝術觀以及黃金的氣息是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這些作品是根據豐富的史料寫成的，雖然在某些方面有着唯心主義的觀點，但却顯示了作者的意圖是要揭露那種把東方文化看作「內省的」和「神秘的」文化的荒謬說法。

安納德在三十年代中期才正式開始他的文學活動，那時候，印度進步作家的行列已經擴大，而且，爲了統一和加強文學的民主陣綫起見，他們組織了印度進步作家協會。進步作家協會的組織者和最初的領導人之中，有普列姆昌德，沙加德，薩希爾和穆克·拉吉·安納德等人。協會的宣言明確了文化工作者在擺脫封建殘餘和反動的帝國主義統治的印度政治解放鬥爭中所處的地位。

形成安納德的政治觀點和他的藝術手法的決定性因素是：他在英國時跟賴爾夫·福克斯，克里斯托費爾·柯德威爾，傑克·林德賽以及約翰·桑麥維爾等英國共產黨員作家的友誼，他跟印度進步知識分子的密切聯系，他在印度進步作家協會所擔負的積極的政治社會工作，他對馬克思主義文學以及蘇聯作家最優秀作品的細心鑽研。

安納德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賤民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這部小說的主題取材於三十年代初期印度發生的事件，那時候，印度人數最多而又最受壓迫的一個種姓——「賤民」們開始爲他們的人權進行鬥

爭。廢除「賤民制度」的問題，對於將近六千萬的農民、農業工人和半無產者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年輕的作家對於這嚴重問題的最後解決，雖然還不太有把握，但他却揭露了種姓制度的殘酷與不合理，而且呼籲印度人對封建主義的殘餘進行鬥爭，同時對於蓄意保留印度種姓制度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訴。

安納德還不止單純地對窮人和被剝奪了一切的人表示同情而已。在描繪洗衣工人、鞣皮工人、清道夫以及其他賤民們非人的生活情況時，他強調他們首先是人，應該享受人的待遇。小說中塑造得很好的主角，年輕的「賤民」巴卡，體現了印度人民的一切優良品質——勤勞，誠實，智慧和堅毅——使讀者很強烈地感覺到把人們分爲高級種姓和低級種姓的制度是極其不公平的。

高爾基的作品對於作爲一個作家的安納德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告訴我們，他年輕的時候，他的位朋友（這位朋友後來在反帝鬥爭中犧牲了）把一本叫作曾經是人的動物的書送給他時，他是多麼感激。這位偉大的蘇聯作家所寫的活生生的人物，使安納德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無論在他的文學工作或者在他的社會活動中，安納德都努力遵循高爾基的傳統。誠如他經常所說，高爾基是一位不僅用文字，而且用整個生命爲革命鬥爭的作家。

安納德爲「賤民」們辯護的第一部小說出版之後，很快又接着出版了兩部小說：苦力（一九三六年）和兩葉一芽（一九三七年）。

在這兩部小說裏，作者表現了工業和農業工人的不可忍受的生活情況；小說裏的人物是爲了微薄工資而出賣自己精力的、無家可歸的苦力，是由於勞累過度而早死的年輕的人力車夫，是在難以忍

受的勞動和老闆們的殘酷待遇之下受盡摧殘的種植園工人。但是，這些人物不再是卑下馴服的犧牲品了；羣衆當中已經激起了憤怒的感情，而且找到了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兩葉一芽表現了亞三省英國人茶園內的農業工人們一次自發性的暴動，在苦力裏，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們對於資本家的非人剝削的日益增長的反抗，結果引起了孟買紡織工人的罷工（該書是根據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真正發生的事件寫成的）。

雖然安納德低估了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工人運動中的自覺因素，往往看不見鬥爭的必然方向，把他的革命人物表現得相當粗略，但他這幾部初期小說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的成就却是不容置疑的。他真實地刻畫了印度工人的生活，揭露了封建頭領和英國帝國主義者殖民政策的反動性質，他們爲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讓工人長久處於愚昧和受蹂躪的地位。

當安納德寫兩葉一芽這部小說的時候，他對西班牙正在發展的反法西斯鬥爭已經非常關切。一九三七年，他以戰地記者的名義到西班牙去。

安納德在那個時期所寫的文章和論文，都是一個感情激發的反法西斯政論家的作品。他在西班牙跟國際縱隊的戰士們成了朋友，而賴爾夫·福克斯和克里斯托費爾·柯德威爾也在國際縱隊作戰。福克斯的死是所有進步人類的巨大損失，對於安納德更是特別嚴重的打擊，因爲福克斯一向是他的一位明智而親愛的朋友。一九三七年，安納德在當代生活與文學上發表了關於賴爾夫·福克斯的回憶，他把這篇回憶的題目叫作：賴爾夫·福克斯壯麗的一生和他在西班牙前綫的英勇犧牲。

回到印度以後，安納德開始寫他籌劃很久的三部曲。第一部鄉村出版於一九三九年，一年以後又

完成了第二部在黑水那一邊，最後一部劍與鐮刀是一九四二年出版的。

這個三部曲的主要人物是拉爾·辛，一個旁遮普青年，二十年代進步農民的一個代表。拉爾·辛的故事也就是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民族解放鬥爭前夕有了政治覺醒的，他的千百萬弟兄們的故事。

在黑水那一邊是譴責帝國主義戰爭的，因為戰爭必然是帝國主義者用來統治其他國家的手段之一，但是劍與鐮刀却肯定了自由與和平的生活。這部小說的名字是有象徵意義的；它的意思可以從安納德引作題詞的英國詩人威廉·布勒克的幾行詩中看出來：

劍在光禿禿的荒原上歌唱，

鐮刀在豐盈的田野上歡呼：

劍在唱着死亡之歌，

但却不能讓鐮刀屈服。

在安納德的小說裏，鐮刀是從事於和平勞動的人民，在田野裏幹活的印度農民的鐮刀；劍是帶來死亡和破壞的侵略者的劍。作者明白指出，沒有解放就沒有和平勞動，而劍呢，不唯可以用作征服的武器，也可以用作解放的武器。

拉爾·辛離開軍隊回來之後，就認定爲了要保證和平生活，就必須反抗壓迫者：「只有在反抗奴役者之後……只有在爲新的生活方式鬥爭之後，我們才能休息，才能歌唱季節的美。現在是學習鬥爭方法的時候……現在是在鬥爭裏生活而且堅持鬥爭的時候……現在是改變世界，爲了生活與幸福而鬥爭的時候……」

因此，和平的主題是跟爭取民族獨立的主題揉合在一起的。

一九四四年，安納德出版了一部新小說偉大的心。這部小說的主題是描寫被資本主義工業剝奪了營生的工匠們的貧苦情況。他在這部小說裏處理了對印度極其重要的若干問題：工匠們對於機器的態度，甘地主義對於羣衆的影響以及印度婦女中的地位等等。但是，整個說來，這部小說的說服力似乎趕不上較早時的三部曲。作者並沒有追究他所提出的各項問題的根源，而小說的結構（全部情節是在一天之內發生的）的確也使他沒有澈底處理這些問題的餘地。

安納德在別的活動當中，還抽出時間寫了很多短篇小說，先在各種進步刊物上發表，然後收成理髮匠工會，拖拉機和五穀女神等集子。安納德的短篇小說所處理的問題也就是他在長篇小說中處理的問題。他爲了維護工人的權利而寫作，而且表現出工人不能忍受的悲慘生活（謠言和催眠曲）；表現出反對發動新戰爭及帝國主義侵略（鷹與鴿，在邊境上）以及反對封建壓迫（克什米爾牧歌）的鬥爭。

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進入行動階段，要求英國政府曾在戰時答應的印度的獨立。印度的各黨派對這個問題抱着不同的意見：資產階級和地主們準備接受自治領的地位，民主黨派却要求完全獨立。

作爲印度的真正愛國者，穆克·拉吉·安納德主張實現獨立和自由，「以便印度人民能够變成自己家裏的主人。」安納德認爲，印度從英國統治下獲得解放之後，應該接着建立一個民主政權，改變現有的土地所有制，改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生活情況。他說過：「現在我相信，印度獨立的實現，其本身將使印度走上發展的道路，不達到社會主義是不會停止的。」他說這話也就是表現了印度人民的

真實願望。

在困難而複雜的政治局勢之下，穆克·拉吉·安納德和印度文化界其他進步人士，繼續爲國家的獨立，爲工人生活的改善，也爲和平進行鬥爭。他成了日益強大的進步作家陣綫的領袖，他替報紙寫文章，他編輯自己創辦的藝術雜誌，同時從事於反映當前迫切問題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寫作。他那篇哀婉的短篇小說籠裏的鸚鵡，反映了因爲印度分治而被迫離鄉背井的「難民」們的悲慘境遇。另一篇對那些力圖挑撥印回仇恨的人們提出了憤激的抗議。他呼籲所有的印度人結束宗教上的衝突，抗議偏見和固執所產生的麻醉性的效果，他說這種偏見和固執是故意培養起來迷惑被壓迫者，逼使他們盲目地屈從於自己的命運，而且用悲觀主義來麻痹他們的。

安納德時常呼籲印度人民要跟巴基斯坦團結起來。他號召採取共同的行動來解決這一問題，號召爲了反對新戰爭的威脅而鬥爭。

在他的一篇文章帝王的英語裏，他曾爲民族語言的自由辯護，抗議強迫採用英語爲印度公文用語。他最近寫了若干文章，專門替民族文化辯護，反對那種把印度文化說成「內省的」文化和「垂死的」文化的世界主義理論。這些作品對藝術、宗教和神話的起源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而且發展了藝術是人民在勞動和鬥爭過程中創造出來的這一概念。安納德也效法高爾基，對人——藝術的創造者——唱了一首頌歌。對他來說，人是在地面站穩腳跟的，就像一塊獨石碑一樣，準備着跟命運進行鬥爭。

一九四七年，他的印度童話集出版了。在論述印度民間傳說的那篇文章裏，他說藝術是在勞動中誕生的、集體智慧的產物。

他說：大眾藝術往往是坦率真摯的。這是一種集體藝術，它反映了全體人民的靈魂，反映了他們心底的歡樂與悲愁，反映了他們的哲學精髓，藉着男男女女在跟紡車、織布機、劍和犁的實際接觸中產生的淳樸的想像、有力的語言和韻律表現出來的。

他把人民的藝術當作藝術家取之不竭的智慧寶藏和無窮無盡的靈感源泉。在他自己豐富的想像，他對日常生活、對鄉村和大自然的生動而多采的描寫，在他的著作的全部風格之中，人們可以感覺到民間傳說的影響。

安納德以很多時間從事於政論的寫作。在他的文章裏，他熱烈地鼓吹民族獨立的思想。他確信，鼓舞着亞洲人民的最強烈的感情是從外國統治之下獲得解放，不管這種統治的性質是壓迫的，或者是「溫情主義」的。

安納德抗議資本主義的奴役制度，鼓動工人們爭取他們的權利。他說，過去勢力強大的統治者們，從來沒有像這個新的上帝——資本——一樣具有這樣大的權力，或者對羣衆的思想、感情和信念控制到這樣的程度。他堅持說，那些餓得半死的人，那些被王公們踐踏、被高利貸者凌辱的人，現在應該起來反抗，以打擊報復打擊。但他提出警告：單獨作戰是沒有用處的；這條路通向失敗和毀滅。他說印度人必須團結一致，奮發努力，扔掉肩上沉重的担子，掃清國土上的一切殘渣，因為在現代人爲了新生活的鬥爭中，主要的事情是他應該認識到自身的力量，鼓起戰鬥的意志。

一九四八年十月，安納德久已夢想的事情實現了——他訪問了社會主義的國度。他曾在文學報上寫過一篇文章說：「世界上只有蘇聯這一個國家，對人的生命和創造性的勞動如此重視。」一年之後，

他又在該報發表文章說：「我曾經讀過很多關於蘇聯的東西，但是，一直等我到了這兒，我才認識到蘇聯在重重困難之中創造了多少東西，才認識到蘇聯人民的意志是怎樣不可抗拒，就是這種意志使他們能於實現這偉大的建設工作。」

安納德在訪問了社會主義國度之後，還得出了另一個結論：他親眼看到「蘇聯人民是怎樣深切而誠摯的企望和平。」他在訪問蘇聯之後，更明確地感覺到和平鬥爭的偉大意義，以及這一鬥爭對全世界人民，特別是對印度人民的重要性。從此以後，安納德跟印度文化藝術界的其他進步人士就堅決地領導起印度的和平運動。

「我們需要和平，幾乎就像我們需要呼吸才能生活那樣迫切。」他曾在十字路報上這樣寫道。他警告印度人民：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不應該忘記，假如他們要發展自己的國家，要想使他們的需要至少獲得最低限度的滿足，他們就必須遏止日益增長的戰爭勢力，使得世界性的衝突不可能發生。他說，假如正在亞洲發動的殖民戰爭不加以結束，這樣的衝突可能威脅到印度人民。

安納德在保衛和平雜誌上發表的論印度外交政策那篇文章裏，歡迎印度政府的一切和平計劃，並且對怎樣維護和平與民族獨立的問題表示他的意見。他說，印度人民現在應該擺脫美國和歐洲的戰爭宣傳與反共宣傳的干擾。他熱烈呼籲亞洲和歐亞大國——蘇聯和中國——的友好關係，還應該更加密切和友好。

安納德在國內外參加很多保衛和平的會議與大會。一九四八年，他曾出席波蘭伏羅茲拉夫世界文化工作者和平大會；一九五〇年，他參加了華沙的世界和平大會；一九五一年初，他曾訪問法國和

英國，會見了世界和平運動的重要人物如約里奧·居里，貝爾納教授等等。回到印度之後，安納德在他所有的演說中都強調必須擴大和平擁護者的行列，必須把抱着各種政治見解，但却對加強和平的必要性有着共同認識的人們吸引到和平陣營裏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安納德代表印度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而且被選為理事會的理事。

在全印文化工作者和平會議的前夕，安納德曾對十字路報的記者談到他希望印度作家和藝術家們把和平的理想注入他們的作品。「我覺得，知識分子如果不在和平問題上抱定一個基本立場，那他在自己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會做出什麼有用的工作的，因為這個問題影響到我們這時代億萬人的命運。」

安納德的卓越的創作和社會活動，很好地證明了他是言行相符的。

安納德的保衛和平的工作受到高度的讚賞。他曾於一九五三年六月榮獲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國際和平獎金。

（譯自蘇聯文學一九五三年九月號）

內 容 提 要

“苦力”是印度進步作家、“加強國際和平”獎金獲得者安納德的長篇小說。作者通過主角孟奴短短的一生，生動地表現了印度工人在當時英國帝國主義者及印度資產階級雙重壓迫下的悲慘生活以及他們的鬥爭情況。孟奴是一個孤兒，十四歲就離開鄉村，在印度的大小城市裏流浪，做過家庭傭人，搬運工人，小工廠和大紗廠的工人，也做過人力車夫，最後患了肺癆吐血死去。他從小就受到古老的宿命論的教養，相信自己的卑微地位是“前生註定”的，但在他親身的經歷中，在他跟進步勢力的接觸中，他漸漸認識到“命運”是可以鬥爭來改變的。

MULK RAJ ANAND
COOLIE
CURRENT BOOK HOUSE
BOMBAY, 1952

「孟奴，呵，孟奴，呵，孟奴！」古吉利站在一間幽靜而低矮的草頂小泥屋的走廊上叫喊。這間泥屋靠着山邊，離開山谷裏的村莊大約有一百碼。在康格拉熾烈的、灰濛濛的太陽下面，她的一雙鷹眼越過村莊裏平坦的屋頂，在那彎彎曲曲、穿過參差不齊的灌木叢的金黃色土路上仔細搜尋。她看不見孟奴。

「孟奴，呵，孟奴，呵，孟奴！你死在哪兒了？遊蕩到哪兒去了，你這背時倒運的傢伙？回來！你叔叔快要走了，你得進城去啦！」古吉利又用刺耳的、嘶啞的嗓子叫着。她的眼光掃過芒果林，掃到銀線一樣的比斯河，在河流兩岸散佈着的、給低矮的羣山的紫色光芒襯托得一片碧綠的鳳尾草、雜草和灌木叢裏惡狠狠地轉來轉去。

「孟奴，呵，孟奴！」她又氣極敗壞地叫喚，而且，這一次她在憤怒中盡力提高嗓子：「你死在哪兒了？上哪兒去啦，你這不吉利的孤兒？快回來，滾吧！」她的刺耳的女高音在山谷裏迴響着，傳入孟奴耳裏，那些刻毒的話語產生了恐怖的效果。

孟奴聽到了，但他沒有回答。他躲在樹蔭下坐着，只是轉過身來，望着她的緋紅色衣服消失在泥屋裏。他是在比斯河畔放牛，當他看管的水牛和黃牛走進了沼澤的淺水時，他就開始玩起來。牛羣現

在蹲伏在那兒，在早晨酷熱的陽光下面藉着涼水反芻。

「你嬌嬌在叫你，」村裏地主的兒子、臉孔和衣服都很乾淨的賈易·辛用胳膊肘碰碰孟奴一絲不掛的身體說。「你聽不見嗎？你不懂規矩嗎，蠻子，難道讓你嬌嬌嗓子喊啞了，你都不答應她嗎？」他是孟奴的敵手，他們爭着當畢湘、畢湘巴爾和村裏其他孩子的頭兒。他知道當天孟奴要動身到城裏去，他想催促孟奴儘快走開。

「慢着走，」肥胖的畢湘懇求說，「你嬌嬌只是要你替她跑跑腿。」接着，他帶着挑釁的態度轉向賈易·辛說：「他嬌嬌叫他，他不回家，你就叫他蠻子。你媽爲了中午天氣太熱，要你就在屋裏，別跑出去，你就罵她一頓，那你怎麼說呢？你爹每天給你兩個安那^①作零用錢，你還不去上學呢！我們都去上學。假期裏我們放牛。請問你在這兒幹嗎，還不是閒逛？你連偷幾個芒果的胆量也沒有。這些都是孟奴檢的，讓他哂幾個再回家。」

「我不偷芒果，」賈易·辛說，「我花錢買！」他理直氣壯地接下去：「我只是說他該去了，因爲他嬌嬌很兇，她會罵咱們把他留在這兒的。他得跟他叔叔進城去呀。」

「你真的要上城裏去嗎？」急性的小畢湘巴爾問道。

「嗯，今天早晨我就要走，」孟奴回答，他覺得心裏打了一個哆嗦。

「可是你才十四歲！剛上小學五年級呢！」畢湘巴爾嚷道。

① 印度幣制：一個盧比合十六個安那，一個安那合四個派斯。一個盧比約合我國新人民幣五角。——譯者註

「我嬸嬸要我掙錢，」孟奴說。「她說她要一個親生的兒子。叔叔說我已經長大了，得自己生活了。他替我在湘普爾他幹活的那個銀行的老爺家裏，找到一個差事。」

「住在湘普爾一定很愜意，」賈易·辛說，現在孟奴在他眼裏顯得重要了，他覺得妒嫉，因為孟奴將要到城裏去住，那兒有好東西吃，有漂亮衣服穿，有好看的玩具玩。

聽見這話，孟奴微笑了一下，但他的微笑似乎在說：「如果今天不是我在這兒的最後一天，我要在你的下巴上着實給你一拳，讓你再也不敢指望當孩子們的頭兒。」因為孟奴年紀雖小，却相當清楚地知道：他將要臨頭的惡運是由賈易·辛的父親造成的。

他曾經聽說：因為雨水稀少，收成不好，他父親欠下地租，把田地抵押了，又沒法付出抵押的利息，地主就霸佔了父親的五畝田地。他也知道父親怎樣在苦痛和失望中慢慢地死去，使母親變成一個身無分文的乞丐，而且還要供養一個年輕的小叔和一個抱在懷裏的孩子。母親日日夜夜在那斑痕累累的磨盤上碾穀子，一會兒用右手，一會兒用左手推着木柄轉來轉去的情景，在他的心靈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她死了，臉上帶着可怕而又淒慘的呆滯表情躺在地上的樣子，以及那種悲愴肅穆和全然絕望的沉重氣氛，也陷入了他的潛意識裏。

「你永遠不回來了嗎？」賈易·辛更固執地問。

「不，決不；我決不想回來，」孟奴回答。他橫下心腸說謊，雖然他心裏明明知道用真話來激怒賈易·辛更要好些。因為，儘管嬸嬸常常罵他，儘管她發號施令，要他幹這幹那，儘管她打他的時候比他打牲口的時候還要多，但他實在不願意進城去。